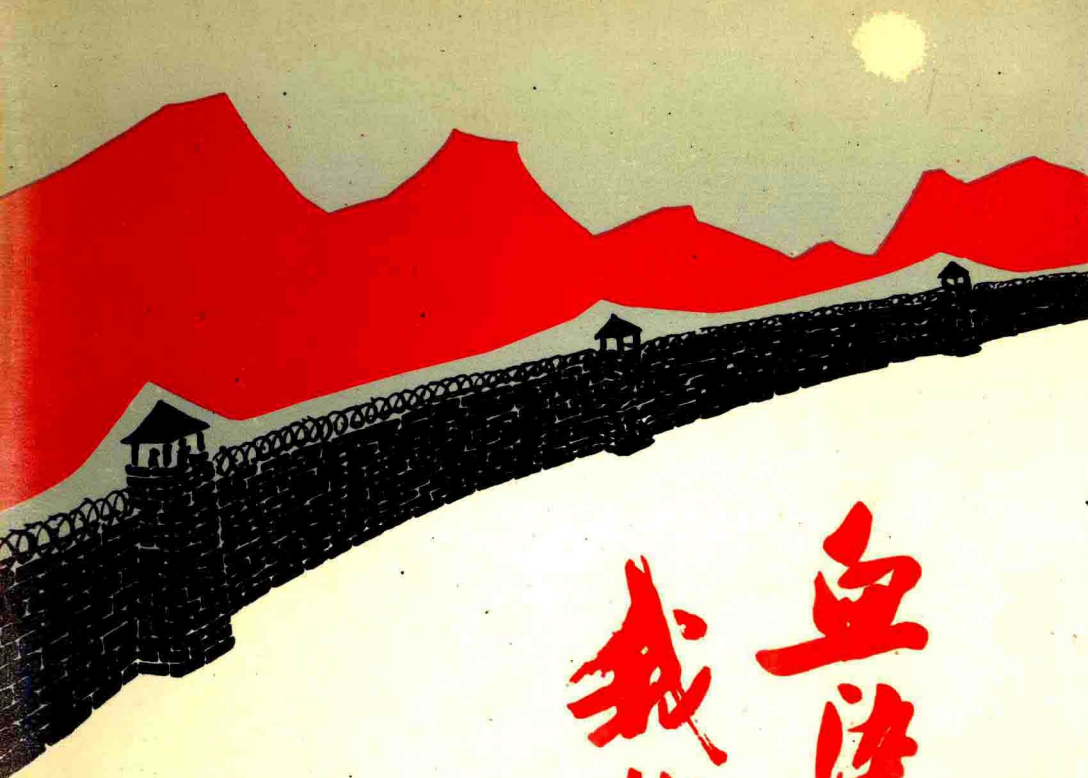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血染着

我们的姓名

下

吴越著

华龄出版社

纪 实 文 学

血染着我们的姓名

——从上饶集中营到武夷山

（下）

吴 越 著

华 龄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06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染着我们的姓名/吴越著. - 北京: 华龄出版社, 1994.6
ISBN7-80082-545-0

I. 血… II. 吴… III. 诗歌-中国-现代-选集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06041号

《血染着我们的姓名》(下)

吴 越 著

出版发行: 华 龄 出 版 社

(北京西城区小乘巷21号)

邮编: (100035)

经 销: 新 华 书 店

印 刷: 河 北 省 丰 润 印 刷 厂

开本, 850×1168 1/32 印张, 33.825 字数, 800千字

1994年9月北京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, 1—2000册

ISBN7-80082-545-0/I·76

定价: 28.50元 (上、下册)

我喘吁吁地爬上山坡，模糊中看到大家歇在那儿。

“第十八个！”是杨才的带着喘息的夯声夯气声音。

“后面还有吗？”李季直问。

“没有了，我……，望了几回……”我只觉得眼前什么都消失了，腿一软，跌倒在地。

同志们赶紧把我拉起来。

“不，没关系，……”我喘息着说。

同志们喘息着，焦急地小声询问：

“李传有，李传有哪里去了？”

“王传馥呢？……”

“钟袁平？……”

我喘息着，摇头。

一阵沉默，人人都望回来路，不见再有人。

“我看到保长第一个出来。”“小老头”说，“祝金祥、演剧队员、关健紧跟着。”

“好。”有谁说。

我喘息稍定，举目四望，天已渐黑了，四野茫茫，山下远处不断地流过鬼火般卡车的昏黄灯光，隐约传来马达声响。

“走！”赵坤在一面穿上皮鞋，一面提醒大家，“赶快把鞋子绑绑好！”

大伙儿匆忙地整理一下，有同志跟我一样，连鞋子也没有了。

“我们一定要在天亮前到风沙岭，”龚金福说：“过了风沙岭就是老游击区了，不的，我们难脱危险！……”

我们继续前进。

为了便于摆脱敌人，我们撇开小路，只走荒山，山上到处不

是从丛杂树，就是嶙峋的石头，十分难走。我赤着脚，几乎每走一步，踩上的不是尖利石角就是砍削过的树根，疼痛彻心；但是，一想到现在是打出牢门了，有些同志甚至可能已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了，还有什么忍受不了！

正奔走之间，我一不小心，在排剑般的石角上跌了一跤，同志们把我拽起，我咬紧牙关，拐着腿拚力跟上队伍，同志们身体比我衰弱的还有，一路上不断有人跌倒又爬起，继续前进。

在这荒山上不知行进了多少时候，忽然发现公路就在左边的山下，敌人的卡车正成串地向南开去，马达“轰轰”响成一片，车灯象一只只鬼怪的眼睛似地发射一道道白光。

这些汽车究竟是在追赶我们还是为的鬼子的迫近而在没命地逃跑？一时难以断定，只觉得敌人是那么的凶恶而又狼狈，而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，便尽可能隐蔽前进。

月亮早已落山了，四周更是一片漆黑，浓雾弥漫，弄不清楚已经走了多少路程，只觉得山势越来越高了，到处灌木丛生，茅草覆盖。大伙儿正在急行之间，忽听前面有谁“噔隆”一下失足跌下悬岩，接着就是一声凄厉的号叫从下面传来！

同志们都停止脚步了。检查一下，不见了赵坤！

声音渐渐微弱了，而终于沉默了！

在悬岩边上站立着的所有同志们都静默无声。

搜索一下，两边都是陡岩，无路可通。

我们又朝左侧探寻，走了一段，还是陡岩。

“我下去！”

是孙锡禄的坚决的声音。接着，就走向悬岩的边缘，弯腰望了一下，随即抓住树根，小心、轻灵地探身下去。我们都屏住呼吸。

下边是孙锡禄在攀着树枝的“沙拉沙拉”的声响和不时有石块被踏落下去滚动的声音。

夜空是漆黑而庄严的。潮湿的雾象是在缩拢着，越来越浓，把我们的心的也越裹越紧。……

“来，一个一个下来，”孙锡禄在底下喊道，“小心地抓住，跌下我来接着。”

同志们一个个地下去，都小心地抓住什么或蹬住什么。我下去时也是一样，最初抓住一棵小树，脚在找可蹬的地方，然后腾出一只手来找别的。这样慢慢地下去，不知下了一半没有，两只脚什么东西也蹬不上，手更不能放，孙锡禄在底下叫道：

“不要紧，下来！”

我松手掉下去了。孙锡禄在等待，两手一下就把我的腰抱住了。

接下我看到又有几个同志都是这样安全地落地了。这篮球运动员的体格与技术竟在此时此刻意想不到地发挥用处了！“猛张飞”也是粗中有细的，孙锡禄每接一个都轻轻地说个数字，最后抱住的一个时他沉重地喘息着：“十七！”

我们都带着沉痛的心情想到赵坤，他在不久以前还关照大家绑好草鞋，只是过不了多久，就永远和我们分手了！

忽听孙锡禄的压低声音：

“快走！”

不知是发现敌情，还是怎的，大家立刻行进。

“争取拂晓前，一定到达风沙岭！”孙锡禄在前，边走边说。

“过了风沙岭就是我们老根据地了。”龚金福又鼓励大家说。

举目遥望，武夷山的浓暗的远影愈益显得庄严！

“我们必须在黎明之前到达风沙岭，否则我们就难以摆脱敌人！我们必须在黎明之前能够得到森林的掩蔽，否则我们就要暴露目标。”这是我们在急行中心中唯一的声音。

“风沙岭到底在哪里？”陈子谷边走边回头问龚金福。

“我也只晓得大概方向呵，实在也弄不清楚。”老龚回答。

“你来前头引路！”

龚金福没有吭声。

“我来当尖兵，还有谁来？”陈子谷耐不住性子。

接下李季直、盛田和吴禧天到前面去了，他们和陈子谷都是背有一支步枪的。

“你们应当每人带两颗手榴弹。”李季直说，“那些枪都是没有子弹的！”

有几个同志把多带的分给没拿到的同志们。

我们各人都腰里插上手榴弹了。女同志也有。

我们翻过了一个一个山岭，又进入田野，然后又是登上山丘。经过一片暗不见人的树林子里时，我们忽然跟陈子谷他们四个失掉联络了！

我们不能大声叫，打唿哨、拍巴掌都一点得不到回答！

“我去联络！”杨才说着就快步前去追赶。

大伙儿休息一下，整顿队伍，点点人数，谁知又少了一个！

“谁？”同志们几乎同时压低了声音惊讶地问。

“白宁没有了！”

“我们赶快去找。”孙仲宾说着就动身去寻找。

乘着寻找白宁的时候，我们又研究一下路程。龚金福依稀对这一带的环境和方向有些印象。他抬头望望天空，辨了辨方位说：

“朝东是广丰县城，朝南是甘溪、紫溪、应家口，都有反动派部队、政府机关和民团，碰上是危险的；我们只朝东南走，奔风沙岭。”

“风沙岭到底有多少路程？”有同志问，“天亮以前能不能赶到？”

龚金福也心里无底，无法回答。

好半天，孙仲宾回来了。

“找到没有？”好几个同志同声问。

“找到了，”孙仲宾说，“他说他心脏病发了，走不动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他不肯来！”

“不肯回来？”坐着的同志有几个都站起来了。

“他要我们放心，”孙仲宾说，“他说可以找老百姓。我要背他，他怎样也不肯，说‘这样就损失两个！’”

“心脏病发作是一阵一阵的……”宿文浩话没说完，杨才回来了。

“联系上没有？”老宿问。

“没影子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老宿的语调里充满复杂的矛盾。

“走啊！”孙锡禄已经跳了起来。

“白宁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看白宁的想法也对，”我考虑一下说，“现在天地是宽广的，到处可以找到老百姓，有老百姓就有办法！”

话还没说完，同志们已经动身了。

二

我们沿着一道小山岗边行进，山上有着或疏或密的小松林。夜雾或聚或散，四野寂静无声。

忽然听到路边有淙淙的溪流响声，我的心陡然跳动得厉害，觉得大地在向我们召唤！同志们显然都有同样的感应。我们早就渴得要命，这时都不约而同地奔向溪边，手捧起生命的汁液——清凉的溪水，一捧捧送到嘴边啜饮，让疲倦、干焦的身体得到了滋润！

估计已经三四更天了，我们到达一个小山岙子。从树林里看出去，发现底下有两三家人家。那个小村在朦胧的星光下显得非常寂静，村子边的溪水也发着淙淙声响。薄雾无声地移动着，雾里混合着芹菜的气味，我闻到了这种气味更是感觉到离开人间生活长久，长久了！

我们发现这个小村，几乎都同时停止了脚步。

宿文浩要大家坐下，歇歇，商量一下。

“这太好，正想有老百姓问问路。”我说。

“我去敲门。”杨才说。

“考虑一下，”宿文浩做个止住的手势，“这里的群众情况……”

正好这个时候，东首的一家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有一个人出来到屋后小便；那人披着一件灰白色的短褂。

大家正在屏息注意之间，杨才已经站起身来，大步地朝那人走去。

那人一下看到有人来到面前，吓得“哎呀”一声拔脚要跑。杨才抢前一步，一把拉住，粗嗓音用半南昌话忙说：

“老倌，不怕，不怕，我们是玉山的难民，不怕……”

那人愣住不动。

纪白薇和李采芝走过去了。纪白薇说：

“老倌，怕什么呢？看，我们还有女的哩！我们不是坏人呵！现在走迷路了……”

“你，你们，怎么白天不走？”

“哎呀，”杨才说，“一路上散兵游勇太多啊！”

这时大家也都来到跟前了。

那人是个中年农民，一面在塞裤腰一面半信半疑地瞧着我们，忽然看见我们有枪，害怕起来了，神色十分慌张。

“不怕，老倌，”龚金福用赣东话说，“你带我们到风沙岭

就好了。”

那人听到了龚金福本地口音，似乎稍微放心点，但还是推说：

“不行呵，老倭，阿家里没有人呵！”

我们如何肯放松这个机会，好些同志都说话了，坚持请他带路。

那人勉强地答应了，眼睛还是不离开我们的枪和手榴弹。

老倭走在我们前面，脚步起初十分缓慢，还几次地回头望望我们，后来不知怎么，象下了决心了，跨开大步，走了一阵，走上旁边的一带平野了。

“也许这是近路？……”我心里在嘀咕，“不管他会不会怎样，看样子，不象是坏人，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多选择余地了……”

从崎岖的荒山走入田间的阡陌，又转上平坦的乡间大路，如果没有老倭带领我们是不会选择这样路线的，稻田喷吐清香，四处蛙声，远处隐约中象还有几个村庄。

走呀，走呀，山岭又在眼前出现，道路傍着山脚，山坡上尽是茂密竹林，潮湿的凉风吹过，竹林发出沙沙声响。

四周越来越黑暗了，只能凭微弱的星光看出脚下的路影和老倭的一件灰白短衫。

果然是接近黎明的时候了，山鸡开始“咕咕咕咕”地鸣叫起来。

老倭对我们确是放心不下，正走间，忽然撒腿就跑，一头窜进竹林子里面不见了。

意外的事变使我们懊恼万分！

“老倭回来！老倭，回来！”“老倭，回来，别怕！”

我们也只是压低声音徒然地呼唤了一阵，老倭哪里还肯回来呵！

有人责备走在老倭紧背后的邵成为什么不把他看好。

“现在责备有什么用？”宿文浩说，“这是我们不对，我们光顾赶路就没有注意继续做思想工作，光是看着人家不行！”

“我们有枪，又是黑夜走路”，我说，“要一个老百姓就相信我们是‘难民’而不乱猜想也难！再说，他怎能不惦念家里人不放心，出来小便却没回去？”

“但愿他就是普通老百姓。”

“要是被敌人截获，暴露了我们，那才叫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我们不能久停，大家议论一番，继续前进，加快了脚步。

三

不久东边天空泛白了，启明星在暗色的山头上闪耀着，已经是黎明时分了。天空由淡白渐渐转玫瑰色，湿润的风饱含草木的香气；鸟雀鸣唱着飞向天空和田野了。黎明该是一天的多么美好时刻，然而对于我们却是危险的，我们不得不停止行进，寻找隐身之处。

那一带密布竹林的山已经远远地落在背后，不能再转回了。我们都一边走着，一边东张西望着，寻找可以隐蔽的处所。两边和前方都是光秃秃的山岭，有些远处的山头，从黎明的薄雾中看去似乎有树林，可是走近一看，却只有黑色的岩石和稀疏的杂草！

我们人人都焦急，脚下就是一条大路，很快就要有行人来往，如不及时找到隐蔽的地方，肯定要暴露目标，何况这是我们打出狼窝虎穴的第一个白天，可以断定敌人正在四处搜捕。

天越来越亮了，山雾也渐渐消散，人人更焦急不安，加快了脚步。

正走之间，远远看到前面的道边有个独立房子，走近一看，是个小店，店门半开着，铺面的几块槽门板还没有卸下。

我们打算悄悄地走过，估量小店里人不会起来这么早；谁知

当我们快到门口时，有一个人已经探头出来张望了，大概他已听到了路上的脚步声响，与其躲起来，还不如迎上去，到了这种地步，顾虑太多也没用了。

我们径直向小店走去。那个探头的人退到柜台里面站着。是个三十来岁瘦灵精的人，留着平头，上身穿的是白府绸衬衫，下身是条子布短裤。

“老倌，这里到风沙岭还有多少路？”杨才走前一步打话，“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休息？我们是玉山来的难民，白天赶路怕拉壮丁。”

那人并不马上回话，只转动着眼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打量，两个女同志特别引起那人的注意，最后，他把眼光停留在我们的四支步枪和有人腰间露出的手榴弹上。

我们人人也在注意那个家伙的装束和神情。

“这是什么家伙？”我心里在嘀咕，“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！”

“你们是上饶来的吧？”那人倒先开口问起我们来了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孙杨禄虎起眼睛问。

“哪里？我们是江山来的，我们是难民……”孙仲宾的脸上装出个笑容，把宁波话尽力变成浙西口音。

“没有关系，我知道，”那人说，“两个钟头前有四个人也打我这里经过，在我店里买去四双草鞋，你们是一起的吧？”

大家听到这个消息，惊喜得差点叫出声来。

“你这里还有草鞋吗？”孙仲宾马上问。

“有”，那人回答，眼睛还不离开我们，接下，摇摇头，“你们打算就是这样赶路？不行，昨晚各区、乡公所都得到上饶电话通知……”

“嗨嗨”，老宿故作笑眯眯的样子，“那跟我们有 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们用不着瞞我，”那人笑了一笑，笑得滑头，“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！我看，你们白天行动太危险，还是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好！”

我们本来就是要找地方隐蔽的，这时天已大亮，太阳都快出山了，但不知道这个店主是否可靠。

“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蔽？”孙仲宾问。

那人皱皱眉头，歪着脑袋，用指头轻敲着柜台，半天才说：

“如果你们是一两个人，我这小店后面倒可以蹲；现在是这么多人，还有武器……”

好些同志交换一下眼色，意思明显：“怎么办？再走的确有困难，现在横竖已经暴露了目标；想个办法再作打算。……”可我的心头却还压上疑虑的沉沉“铁钩”！

孙仲宾已经走近店主身边了，说：“老倌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要够朋友的话就帮助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对不起你！”

小店老板的老婆从里间出来了，怀里抱着个吃奶的小孩，是二十来岁的人，家庭妇女的样子，穿一身阴丹士林褂裤，她显然早已听到了说话，好奇地望着我们，更注意我们的两个女同志。

店主人进后屋去，穿上一条黄卡其布的长西装裤又出来。

“来，我带你们到后山去。”那人说着，就走在前面，领我们走上屋边的一条小路。

小店背后是个小山岙子。小店老板指着坑底的一片小松林子说：

“看，你们隐蔽到那里去怎样？幸好你们今天来，要是昨天，这里就不秘密了，山上有人砍树。”

我和宿文浩走在最后。我用胳膊肘子捣捣老宿，使个眼色，嘴巴凑他耳边轻声说：

“我看这家伙不象好人，干掉他，先下手为强！”

宿文浩犹豫。

小路右侧正是陡坡，我又做个推那家伙下去的手势。老宿小声说：

“隐蔽起来再看。”

我走着环顾四周，只有这个山岙还比较隐蔽，但是地形十分险恶——前面是大路，后面三面环山，形如畚箕，而且山坡都很陡峻，林木稀疏；这个地形，敌人莫说包围，就是把口子封锁起来，我们就休想走掉一个！

太阳还没有上山头，山岙里弥漫着白色的雾。我们在沿着一条被深草淹没的羊肠小道往下走。我心里更是乱如荒草。

岙子里是密密的马尾松，林间有一条浅浅的溪流，松林在晨风中呼吸般地发着轻轻声响，鸟雀在四处聒噪。

由于昨天黄昏时的一场紧张战斗和一夜的奔波翻山过岭，人人都耗尽了最后的一点精力了，一进小松林子，不少人就放下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象放下一块沉重的大包袱，有的“噗通”一下坐在地上，有的简直就立刻躺倒了；也有的渴得受不了，一进林子马上就伏到小溪边去喝水。

我疲倦到极点了，可心里一点不能安宁，看到宿文浩也只是坐在那里思索，便起来，坐到他的身边。

“老宿”，我说，“那人绝对不是做小买卖的，更不是农民，让他把我们带到这地方！”

老宿抬眼望望四周。

“看那样子，象是国民党里混事的”，杨才躺在附近也没睡着，忽然翻身起来说，“说不定是个特务，故意把我们留在这里，而后去报告！干掉他！”

“刚才我也这样考虑”，我说，“指定这个地方隐蔽我们就可疑。”

老宿半天没吱声。

我们在谈论的时候，好些同志已经呼呼地睡着了。女同志们

休息了一会儿起来，到溪水边去洗脸，洗头发。

太阳渐渐升高了，风也停止了，林子里开始热闷起来。

我不住地看看四山，越看越觉得这个环境十分险恶，心里也越发不安起来。

有些同志休息一会儿就起来了，在低声谈天或整理草鞋。

有的同志谈话时还笑，个别的还低声唱起歌来。

“同志们，”我说，“我们不能麻痹，得时时准备战斗，今天情况不妙！”

就是在这时候，小店那人下来了。他换了一件条子纺的衬衫，头上还戴一顶白硬盔“巴拿马”帽，离开我们约莫二十步远站了下来，还好象故意装作随便的样子，把两只胳膊交叉地抱在胸膛口，看到我们两个女同志正在阳光底下晾头发，脸给晒得通红，说：

“哎呀，真是委屈你们！我的小店实在狭窄，不的，该请你们上去休息才是。”

“别麻烦了，”我跟他敷衍，“这里就行。”

那人说话时候，两只眼珠子直朝各处转悠，接着又说：

“奇怪，你们怎么光是有枪没子弹带呢？”

“那你就别管吧，”杨才夯声夯气说，“我们子弹上膛！”

那人“嗨嗨”笑了两声，接下又七扯八搭说了几句闲话，谁也没多答理他什么，他好象自觉没趣似的，笑笑，点点头，走了。

“这家伙靠不住！”

“不是好东西！”

“是来侦察，没看他特别了解我们有没有子弹？”

那人一走，大家聚到一起了，开始议论起来。

“干掉他！”

“要动手就快，”杨才已经站起身来。

老宿在深思着，方形的面孔变长了，睁大的眼睛望着每一个同志的脸，我们好象“看”到他那突出的额头里思想翻腾。

我知道老宿的习惯是先听大家的意见，然后再表态。我说，

“先去人把他监视起来，趁他还来不及去报告敌人！”

“先去了解一下。”老宿说。

“是，这样也好，同时把他监视起来！”我说，“但不能让他紧张、怀疑，了解这人到底是怎样的人，更重要是做政治宣传，反正他已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，哪怕他是特务也要宣传！谁去？”

“我去！”杨才就要抬步。

“我也去。”孙仲宾说。

“那很好。”老宿沉思点头。

“我看老龚也去，你是本地人。”我望望龚金福。

三个同志都腰里插上手榴弹，动身去了。

老宿的目光和我碰到一起了，从那宽厚的面容上，我看到他很泰然。

我忽然注意到孙锡禄一直躺在那儿，心想：这个火性的人为什么一声没吭？走近一看，只见他眼半闭着，脸上通红，摸摸，觉得发烧。

李采芝过来了，拿来一条湿毛巾敷在孙锡禄的额上，又把自己的一件褂子盖在他的身上。

“他怎么？”

“可能感冒。”李采芝轻声说。

“同志们抓紧休息。”老宿说。

大家都睡了，老宿和我还没睡。

“你估计那人可能是什么人？”老宿问我。

“很难说哩，”我说，“看外表不象是好人，但是，敌人也不可能事先在这里安上特务？他们有县、区、保、甲各级的政权和武装，上次徐锦树他们越狱，敌人不也是通令各地？”

老宿静静没表示什么，不一会儿，也打起哈欠了。

是快中午时分了，林子里热闷，蒸湿得厉害。四周寂静无声。

日影移动得那样慢，每一分钟都觉得比一小时长。

静下来后，我更觉得跌伤的地方疼痛得象火烧一般，伤口边有几只蚂蚁正在爬，走到小溪里把血痂疤洗了一洗，看见右膝盖已经去了一块肉，快见骨头了，右大脚趾的后关节处的皮肉也裂开了，口子有半指宽。早晨在小店里买来的一双草鞋硬是没有办法穿。

我又坐下休息，新洗后的伤处腥味更从四面八方引来了成群大蚂蚁，那些蚂蚁真大，总有三个米粒长，一来就猖狂地咬啮我的脚上伤口的肉。我把它们一个个地捏下，狠狠地捺死；可是那帮东西并不知道利害，还是纷纷往脚上和膝上爬……

四

孙仲宾回到岙子里来了，胳膊弯里挂着一个小竹篮子。

他离开我们还有好几十步远，就满脸带笑地说：

“老百姓慰劳我们了！”

除孙锡禄外同志们都起来了。

孙仲宾把篮子放下，只见里面是十几个煮熟的芋头。我们尽管饥饿万分，可大家没有谁先顾吃的，徐师良忙问：

“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孙仲宾一面把芋头分着塞到各人手里，一面说：

“这个小店老板原先在横峰县政府当军事科科员，因上司调动了，丢了饭碗。”

“怪道，原来是个兵痞子。”老徐说。

“他是本地人，”孙仲宾又说，“他说现在是‘失意’，没有办法才带着老婆孩子在路口开个小店。他还说，他跟这里的